

咏怀一组

■李建华

浣溪沙·谒周口关帝庙

殿宇巍峨修缮新，古碑耸立寄怀深。人流接踵吊忠魂。
俎豆千秋铭史册，流芳百代壮乾坤。良臣永在庶民心。

游周口森林公园

驱车城北里，曲径入桃源。
一路花香郁，沿途鸟语喧。
区区呈特色，景现奇观。
纵览心神爽，日斜游忘还。

■郭月恒

浣溪沙·关帝庙

坐北朝南庙宇森，千秋万代佑黎民。
五湖四海拜关君。
村女挑担原始舞，戏楼献艺玉人音。
乾坤朗朗舜尧春。

浣溪沙·周口森林公园

三月阳春万物新，和风拂面醉游人。
乍疑误入武陵村。
幽径绕丘垂嫩柳，清溪照影淌白云。
县区缩景竟纷陈。

■任国臣

鹧鸪天·春游周口森林公园

啼鸟声声小径斜，森林深处现豪华。
园中组建园中苑，特色纷呈计九家。
河里水，树中花。香波碧浪映云霞。
老翁垂钓添风景，草地茵茵织绿纱。

关帝庙会一瞥

关帝殿前祈祷声，焚烧香火紫烟腾。
民心所向归忠义，大众无须念歪经。
豫剧秧歌狮子舞，花篮腰鼓彩旗擎。
人来人往新时尚，商品琳琅耀眼明。

■闫本亮

[南南吕·大圣乐]

再谒周口关帝庙

大门口客多多，石牌坊人伙伙。
经挑说唱春秋阁，老戏台又敲鼓又鸣锣。
只为您忠心一主终成圣，义字千秋永不磨。
您只须金身静坐，对着这高炉大案，鲜花众果。

[南南吕·宜春令]

游周口森林公园

三番请，二月初，豁青眸森森万株。
春衫春履，醉春光何用题桥柱。
一区区各建芳园，一县县各呈文库。
默化潜移，竟成了特殊序幕。

■张永久

游周口森林公园

展开画卷五千亩，世外桃源惊两眸。
周口人文十四景，一番风韵耀神州。

拜谒周口关帝庙

一生忠义品德高，驰骋疆场手横刀。
征战魏吴忠蜀汉，万民敬仰是英豪。



燕儿归

■单涛

春分后，清明前，桃红柳绿，小河欢畅，阳光明媚，春意正浓。

携妻儿回老家看望父母，春天的小院热闹非凡，母亲在小院内外种的蔬菜长得正旺，有的还开了花，小鸟在刚吐出嫩芽的树枝上和瓦蓝的天空中鸣个不停，一派田园风光。

正在看母亲种的都是什么菜，忽然屋檐下传来几声清脆的叫声，是燕子的声音！我赶快抬头，可不是嘛，两只小燕子一会儿在屋檐下追逐嬉戏，一会儿在院子里飞来飞去，似在享受这美好春光、欢乐时刻。看到燕子，我似见到久别的好友，很是亲切，我感觉还是去年那对燕子。看着这对燕子，我不禁陷入沉思，心里泛起好多个问号：它们还是去年的那对燕子吗？冬天天冷的这几个月它们在南方的哪户人家落户？它们是怎么记得北方的这个家的？一连串的问号如燕子的身影在脑海中盘旋。父亲说，小燕子已经回来几天了，天天叽叽喳喳飞来飞去整理燕巢。可不是嘛，它们从坑塘边衔来春泥，加固燕巢，那是属于它们的温暖的家。据说燕子筑巢非常有讲究，既有农家的选择，又有位置的考究。燕子是吉祥

鸟，据说不善不睦的人家燕子不会在那里筑巢，在哪户人家筑巢就可以给这家人带来吉祥。燕子筑巢位置一般选在屋檐下、檩条上、过梁旁，既干净整洁，又温暖避风。燕子的巢非常细密牢固、精致精巧，据说燕子筑巢的泥还掺和了燕子的唾液，所以才那么细密牢固。

它们一会儿斜着身子翻飞，一会儿落在电线或晾衣绳上呢喃。燕子细长的身躯呈流线型，圆圆的小脑袋转来转去，头部、背部一直延伸到呈剪刀状的尾巴，均是黑色的。燕子喜欢用尖尖的嘴灵活地梳理羽毛，朱红色的下颌一鼓一收，和着春的旋律唱着各种音调，灰白色的腹羽则与黑色的背羽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再配以剪刀状的尾巴，使燕子的身形看起来非常修长，非常轻盈。

望着家里的燕子，我思绪万千，我想起了童年，想起了童年的春天。记忆中，家乡的春天就是燕子的世界。“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”。燕子仿佛一夜之间便从遥远的南方飞回来了，微风中、细雨里，田野间、屋檐下，柳树旁、线杆上，成群的燕子，穿花拂柳，呢喃翻飞。有时它们落在一根根电线上，几十只、上百只，像编排的五线谱，迎接春天的到来，奏响春天的

乐章。

“燕子来，提蒜薹；燕子走，收红薯”，这是燕子给农人们的提示。依稀记得，奶奶是最喜欢燕子的，奶奶的土坯房檐下，还有檩条上，有三个燕子窝，一到春天，燕子的叫声此起彼伏，很是热闹。纺车、燕子、土坯房、大坑、老槐树、歪柳树、小人书、弹珠，还有爷爷的烟袋，已成为我永远挥之不去的童年记忆。

还记得在小学一年级的课本上就有一篇描写燕子的文章，还背诵过有关燕子的古诗，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，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……还有儿歌，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”。邮票上有燕子的身影，钱币上也有燕子的身影。记得一枚钱币上，一扇斑驳的带扣环的朱红色大门徐徐打开，一对吉祥燕在大门内外斜着身子翻飞，这不就是春吗？

慈祥的母亲盼着孩儿归，纯朴的农人盼望燕子归。猛然发现，原来燕子是春天的使者、春的精灵，是农人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员，是农人们的希望，是农人们对春天、对土地情节浓得化不开的一种寄托。

燕儿，年年归。

风

■刘忠全

傍晚散步的时候，我接到父亲的电话：“权儿，还是那样忙吗？几天没接到你的电话，很想念你！家中一切平安，只是小麦在没有饱浆的时候就遭了一场大风……”

“大风？”我吃了一惊，脑海中蓦地闪现出可怕的情景：成片的小麦倒伏在地，望着颗粒无收的庄稼，父亲、母亲和全村老少心痛如绞……

“这可怎么办哪？”我连忙问父亲。

“小麦遭了一场大风，可能要歉收，不过你也不用担心，现在政策好，政府鼓励农民搞家庭副业，闲的时候，我和你妈还养鸡、养鸭、养蜂。去年咱村脱了贫，今年还有许多直补，所以日子很好过，全村

人日子都比往年强了。这都是在新社会、新时代呀，要是没有共产党真不知是啥样子……”

听了父亲的话，我被深深地震动了。我想起奶奶流着泪给我讲过的事：那是1946年，也是麦子快要成熟的季节，一场大风把麦子全部刮倒，随后又是一连几天的阴雨，等收割时，麦子已经全部烂在地里。青黄不接之际，这不要了庄稼人的命啊！贫苦农民逃荒要饭，背井离乡，三百多

人的村子走得只剩一小半人。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”，不知哪儿传来了天花病，村子里十天就死了六个孩子，我的叔叔也被瘟疫夺去了

生命……风啊，骄横暴戾的风，你曾给人们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！

如今，风灾再也吓不倒庄稼人了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特别是党的十九大的春风吹进了人们的心坎，吹绿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“常青树”，农民的生活真是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啦！正如父亲说的，“有了共产党，庄稼人才能过上这样舒心的日子”。

迎着凉爽的风，遥望着燃红故乡天际的晚霞，我舒心地笑了……

